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
<<阿里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阿里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39255033

10位ISBN编号：753925503X

出版时间：2010年1月

出版时间：江西教育出版社

作者：毕淑敏

页数：282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http://www.tushu007.com

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
内容概要

首部关于西藏阿里的小说。
阿里。
阿里是一座高原——在我们这颗星球上最辽阔最高远的地方。
“阿里是什么意思呢？
”我听到我自己的声音在遥远的地方问。
“阿里的意思不是‘我的’‘我们的’。
”那女孩轻轻地回答。

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
作者简介

毕淑敏，女，1952年出生于新疆，中学就读于北京外因语学院附属学校。
1969年入伍，在喜马拉雅山、冈底斯山、喀喇昆仑山交汇的西藏阿里高原部队当兵11年。
l980年转业回北京。
从事医学工作20年后，开始专业写作，共发表作品300万字，著仃长篇小说《红处方》《血玲珑》、《拯救乳房》、《女心理师》。
曾获庄重文文学奖、小说月报第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十届百花奖、“当代文学奖、陈伯吹文学大奖、北京文学奖、昆仑文学奖、解放军文艺奖、青年丈学奖、台湾第16届中国时报文学奖、台湾第17届联合报文学奖等各种文学奖30余次。

<<阿里>>

书籍目录

阿里　　阿里。
阿里是一座高原——在我们这颗星球上最辽阔最高远的地方。
“阿里是什么意思呢？
”我听到我自己的声音在遥远的地方问。
“阿里的意思就是‘我的’，‘我们的’。
”那女孩轻轻地回答。
银牦牛尾　　拔鲁不停地在冰河上翻滚。
距离太远，听不到声音，但从溅起的巨大冰块，可以想见惊天动地的破裂。
拔鲁像巨轮沉没，长长的银色鬃毛和冰雪融为一体，庞大的身躯在淡蓝色的冰水中渐渐隐没；它的妻子紧紧跟随，有一种夫唱妻随、前仆后继的英勇……　　周云墨痛不欲生：“天啊，它们淹死了……”
藏红花　　肠管已经冰冷，鲜血不再流淌，水杯的边沿已经冻住。
高羔子气力耗尽才做妥一切。
他舒舒服服地看着森凛的天穹，云霞幻化成一个胖胖的婴儿，在那里微笑，嘴唇由于藏红花的浸染，艳丽如火。
补天石　　尤天雷青春的肌体，完全展露在冰冷的水泥停尸台上。
强健的胸肌，颀长的四肢，像标准的运动员塑像。
唯有腹部破烂不堪，遗下一个血腥洞穴。
朱端阳撕扯大团脱脂棉，像絮褥子一样，絮进尤夫雷的肚子；然后用一贴新的伤湿止痛膏，换下手腕处那已灰脏的一块；最后，给他穿上缀有鲜红领章、帽徽的军装。
好一个英俊潇洒的青年军官！
昆仑殇　　即使肖玉莲不留下遗言，她的尸体也无法运走，这里虽已临近无人区边缘，但每个活着的人也都临近了死亡的边缘。
甘蜜蜜只是从身旁医生手里接过行军锹，立在肖玉莲头前，留下一个标志。
从此，这里不能再称做无人区了。
一个美丽绝伦的女兵长眠在这里。

章节摘录

那时候，每年临近“五一”，老百姓捐赠的春节慰问品，才能运到阿里高原师。
和慰问品同时抵达的，还有信——整整一个冬天攒下的信件。
军邮车像穿山甲似的拱雪而来，明日还要满载而下。
信从邮袋里像碎木屑般倾泻而出，将通信科的库房壅满。
“走！
周一帆，去看信！
”游星不由分说，扯起我就走。
我自然是极想早一点看到家信的。
但是不成，我是班长，高原师第一批女兵的第一任班长。
领导早已明确规定：军邮车到来的日子，任何人不得进入通信科私查信件，只有等待有关人员将信分批分拣送出。
鉴于出现过众军人哄抢信件，造成大量信件在山风中遗失的严重事件，军邮车上山的那一天，通信科加派持枪双岗。
我没动，游星也终于没动。
她父亲是高原师所属军区的副司令员。
我是囿于小小的职务，以身作则。
她大概想起了威严的爸爸，要给老头子争光。
我们傻呆呆地坐着，面对通信科的石头房子，望眼欲穿。
亲人们的最后信息，是去年十月大雪封山前递上来的。
整整一个漫长的冬季，那些信被翻得褴褛不堪，所有的话都像毛主席语录一般，在梦中也能复诵。
现在，就要有新的歌来代替古老的歌谣了。
我的父老兄弟们，在遥远的平原过了怎样一个冬天？
噢，还有春天？
这里的冰雪刚刚融化，那里按节气已是夏天了。
但愿他们健康平安，千万不要遭灾生病。
若是好消息，来得慢一点也没关系，等待充满焦灼也充满期望，像含一枚糖橄榄，值得回味。
若是坏消息，千万不要来！
还是让我保存去年冬天最后的印象吧。
不！
不对！
要是坏消息，还是快一点来吧！
道路已经开通，可以给家人寄钱寄药，附上一片迟到的孝心。
实在不行，还可以向领导苦苦央求，放我下山，回家去看看，也许还赶得上……别想得那么坏，也许什么都没有发生，又接到一封平安家信……　　炉子上的大瓷缸咕嘟嘟地冒着泡，好像镀满茶锈的缸子底蹲着一只不安分的大蛤蟆，高原气压低，水不到80度就开，冲不开茶叶。
于是人手一个小水桶般的茶缸，成天蹲在炉台上，煎出中药般浓郁的茶汁。
“哪天咱们下了山，喝用开水沏出来的茶，也许另是一番滋味，就像生苹果和熟苹果的味道是不一样的。
”心里想的是信，我嘴上却这么说。
游星不答话。
她不喜欢我的故作轻松。
“信来啦！
”有人在外面像报童一样高声呼唤。
我们腾地蹿起，全然不顾高原上不许贸然奔跑的禁令。
第一批信件中，我两封，游星一封。

我忙不迭地撕开信封。
动作太匆忙，连着信瓤扯下一缕，风筝飘带般耷拉着。
一目十行看下去，看着看着，眼泪就掉下来了——妈妈病了！
急忙去看信尾处的落款，是去年十二月的事。
后来怎么样了？
我亲爱的母亲到底是好些了还是更……加重了？
我不敢把事往坏处想，可不祥的预感像发面酵素，越胀越大。
我手哆嗦着，揪出另一封信的芯，恨不能从纸背面看出吉凶来。
却是一位多年没见过面的亲戚写来的，听说我在高原，托我买妇科良药藏红花。
气得我直想把信撕得粉碎。
妈妈，您老人家怎么样啦啊？
真是忧心如焚！
“我这个同学来信骂我不够朋友，说她上封信问我的事，为什么不答复？
谁知道她上封信说的是啥？
”游星把空信封摇得像把蒲扇，“怎么样？
咱们到通信科去找信吧？
”　　这一次，我没有拒绝。
宁愿挨批评，也不愿忍受这种煎熬了。
众人的目光，追随着我们：这俩兵胆子够大的，竟敢私闯禁地。
游星义无返顾地走在前面，好像她是我的班长。
通信科的岗哨枪刺闪闪亮。
我稍踌躇，游星大步凛然地闯过去，像刘胡兰一样英勇。
两位哨兵大概从没碰到过这种情况，竟被震慑住了，或许以为我们有什么特许，竟一声未吭。
尽管我们对信件之多早有准备，还是对眼前的景象大吃一惊。
人们解开鼓囊囊的军邮袋的封口铁丝，成千上万封信就像窒息过久的鱼群，倾泻而出。
人们揪着军邮袋的犄角，拼命抖动，生怕有一封信掖在夹缝里，信像山洪暴发似的积聚起来，淹到人们的膝盖、大腿根、直至腰腹……无数信件色彩斑斓地翻滚着，通信科的库房好像信的游泳池。
通信参谋们艰难地涌动其中，把一封封信分门别类拣好，然后马不停蹄地转送给望眼欲穿的弟兄们。
缺氧加上信的压抑使精壮的小伙子们气喘吁吁。
“嗨！
你们是怎么进来的？
”参谋孔博半个身子陷在信堆里，像发现了国境那边的特务一样叫起来。
“像平常那样走进来的呗！
”游星轻松地回答。
“既然进来了，就暂且不要出去。
不然出出进进如履平地，你们挨不挨我不管，我可是担当不起。
”孔博不耐烦地挥挥手，他手中恰好拿着一个硕大的牛皮纸信封，呼呼作响。
“那封信是我的！
”我不顾一切地扑过去，信被摔得哗哗作响。
“你也没看，怎么就知道是你的？
”孔博不屑地瞄了一眼。
“只有我爸爸才会用旧牛皮纸袋子糊这种大信封，因为我说过一次，阿里路太远了，街上买的信封不结实，都磨破了……”我几乎呜咽起来，去抢孔博的手。
孔博的眼珠瞪得像牦牛，他的嘴唇翕动，读出了信封上我的名字，然后把信郑重递给我。
这是一封最新鲜的信，妈妈的病已经痊愈了！
我感激地冲孔博笑笑。
他停止了选信，正关切地注视着我，他很高大，信的海洋把别人堵到胸口，对他才到军装的第三颗纽

扣。
恰好那一片“ 海域 ”以白色信封为主，这使他更像一座矗立在白色底座上的标准军人胸像，英俊潇洒。
孔博讨好地把卫生科的信件都递过来。
我说：“ 咱们走吧。
”我可不想在众目睽睽下拆阅私信，半年的喜怒哀乐，浓缩到短短几分钟内，要真是再有什么揪人的信息，我也许会控制不住自己的表情肌。
游星说：“ 不走，信还没拣完呢！
出去了再想进来可不容易！
”　　孔博赞同游星，说：“ 留下帮忙吧。
要是领导批评，我替你们说话！
”眼睛却看着我。
想早些得到更多信的愿望，像饥饿中的食品，在不远处强烈地散发香气，我点点头，豁出去了。
我们帮着分信，手忙脚乱。
发现一封自己的信，就无所顾忌地撕开，贪婪地阅读。
“ 我们该走了。
”游星懒洋洋地对我说，全失了刚才的锐气。
“ 为什么？
不是说好了吗…… ”孔博比我还莫名其妙。
“ 该来的都来了。
就是拣到天亮，也不会再有我一个便条了。
”　　游星打了一个哈欠。
她并不像一般女孩在这种时候忙用手掩住口，而是大张着嘴，我们看到她雪白的牙齿和柔软而鲜艳的舌头。
不知她的同学和她探讨的问题如何，她手里只有薄薄几封信。
我的信还远没有收完。
一个军人对他能收到多少信，是有大致的估计的，犹如经验丰富的老农预测自己能打多少斤麦子。
“ 好。
”我说。
既然妈妈病的悬案已经解决，我重新想起自己的职责。
“ 那你们把卫生科的慰问品带回去吧。
”孔博似乎很想给我们多找点麻烦。
“ 不带不带！
那么多东西，还不把人压趴下。
反正人手一份，早晚都有我们的，我才不当这苦力呢！
”游星没好气地说。
“ 早拿晚拿自然都有一份，没人贪污你那份军饷，可袋里的货色是不一样的。
”孔博不动声色地说。
这一手果然厉害，游星是什么都想拔尖的角色。
慰问袋可不是制式产品，老百姓有钱出钱有力出力，谁知道袋子里装着什么秘密？
“ 在哪呢？
”游星问。
成千上万个慰问袋堆积在一起，又是别一番景象，它们大多是红布缝制的，映出娶媳妇般的热烈。
每一个都裹得鼓鼓囊囊，显出莫名其妙的棱角，引起对内容物的无限遐想。
“ 你们随便挑。
”孔博像一个慷慨的地主。

游星偏不听从指点，绕过大堆，直取单放的一小撮。
孔博不客气地说：“别动！
”　　为什么？
我偏要动！
游星才不管这一套呢，两把扯开绣着金色五星的花布袋，只见里面是条绣花汗巾。
“这有什么呀，我还不稀罕要呢！
”游星嘟囔着，甩到一边，再接再厉地翻找。
又扯开一袋。
一双修长的鞋垫蜷曲着掉出来，上面绣着一对绿莹莹的鸟，丝线缠绕，十分精致。
“这袋我要了！
”游星抓着不撒手。
“先看看你能不能用吧？
”我提醒她。
游星把小巧的脚丫从毛皮鞋里退出来，金鸡独立地比量了一下，长出一大截。
那位痴情女子是为一个有着修长足弓的高大男子预备下的。
“我可以把前面剪掉一截。
”游星思忖说。
“多好的东西，那样岂不可惜！
贪污和浪费可是极大的犯罪。
”孔博抱着双肩，一副于心不忍悲天悯人的模样。
“可惜啦？
怪不得藏得这么隐蔽，原来是私房，给自己预备的！
”游星将鞋垫甩回去，嘴里不依不饶。
“这都是相好的众弟兄托我给留出来的，你们若是喜欢，就拿走。
”孔博说的是实情。
年轻的军人们在白雪皑皑的高原，抚摸着一个不相识的女子精美的绣品，当然有许多美好的联想。
他们会在没人的时候，独自对着那花儿鸟儿发呆。
夜晚，会有模糊而美丽的身影，穿行于他们的梦乡。
“留着你们单相思吧！
我们只想找点吃的，是吧？
”游星冲我闪闪眼睛，示意我同她一块清理慰问袋。
整整一个冬天的脱水菜和干羊肉，我们的舌尖已经不记得饱含汁液的食物是怎样的感觉。
顾不得矜持，我和游星流水作业，解开一个又一个小红口袋。
花生，走油了。
瓜子，哈喇了。
沙枣，名副其实揉搓成砂尘一样的粉末。
偶尔还有面粉青油烙成的子一类吃食，被漫长的搓板路颠簸得风尘仆仆如出土文物……　　我们面面相觑。
“撤吧！
”游星惨然叹了口气。
孔博也再找不出什么理由挽留我们了。
突然，我们闻到了一股奇异的清香。
香味游蛇似的牵引着视线，我们看到一个毛茸茸的粗糙袋子，“八·一”两个字都快粘到一起了。
“这准是个又胖又黑的丫头绣的。
”游星很肯定地说，伸手去解带子。
“你怎么知道？
”我挺吃?。

“凡是这样的姑娘都比较笨。
”游星是白而窈窕的，很自信地说。
孔博和我交换了一个眼色，自然是不赞成。
但我们来不及说什么，那清香像滴入盆中的墨水迅速弥散，笼罩了我们的肺腑。
我们头顶着头，凑近了绣工拙劣的小袋子。

编辑推荐

岗位波钦峰下，毕淑敏工作十一年，向你讲述海拔4500米以上的神秘。
阿里号称西藏的西藏，世界屋脊的屋脊，东方的奥林匹斯山。
孕育了象雄、古格两大文明　　佛教、苯教认为阿里是世界的中心　　佛教如来佛祖居住地，苯教始祖辛饶米沃出生地　　耆那教创始人勒夏巴哈解脱地，印度教湿婆大神驻锡地　　印度教财神阎婆罗的国度，周围群山是财神的宝库

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http://www.tushu007.com